

45岁这年，爱人突发脑溢血走了。没几天，我又下了岗。我结婚晚，儿子小石头才3岁。哭不能当饭吃。苦难如风雨，我要撑起伞。

要工作，首先要解决孩子问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太太。她信佛，年轻就守寡，一见小石头就喜欢上了，说白天黑夜我都给你带着。我说，您可解了我的难，我要好好挣钱，多给您点儿。老太太说，多了我也花不完，要花也花在小石头身上。

小石头找到好人家，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接下来就是找饭碗。真想自己开个店，但手里只有买断工龄的3万块钱，弄不好赔进去，生活就没指望了。就在这时候，我碰到了在工厂旁边开美发店的戴老板。菊儿姐，你就叫我小戴吧，他说，我现在开了3个店，忙不过来。一个离你这儿不远，在老机工部。

叫什么名儿啊？  
梦安莎。  
梦俺傻？  
全世界的人都傻了，也轮不到你。菊儿姐，要不你到我这儿干吧。

我什么也不会呀。  
不会就学呗，世上没有学不会的。  
我的心一下子被点亮了。好，小戴，我跟你学。将来，我也开个店。

姐，你真想干，我可以把这个店转给你。东家房租一年一万八，我转你一年4万。

我一缩脖子。小戴说，又不是跳新疆舞，缩什么脖子呀？我说，我回家商量商量。

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商量。一夜没睡，把事儿琢磨个底儿掉。第二天，小戴先打来电话，姐，商量得怎么样？我说，我先去看看店，行吗？他想了想，好。

梦安莎开在老机工部二楼。推门一看，我就喜欢了，干净得跟医院似的，两个女孩儿正忙活，一个美发，一个美容。小戴冲我眨眨眼，领我下了楼，小声问，怎么样？我说，这样吧，我先当学徒，感觉一下人气儿。行吗？

这是我想了一夜的主意！我两眼盯住小戴。  
小戴转转眼珠，行。我笑了，咱俩说好了，当学徒我一分不拿。小戴抓抓脑袋，那怎么行呢。我说，就这么定了。当晚，我去商店买了一大包东西。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店里，先打扫卫生，然后，变戏法一样从包里掏出白布单，把美容床单换了；掏出风景画贴在墙上；掏出茉莉清新剂四下一喷；又把窗帘摘下，拿到外面抖抖灰重新挂好。这时，两个女孩儿来了，见屋里焕然一新，眼里立马射出四支毒箭。

我当没看见，笑着说，你们来啦？她们像鹌鹑一样，直接钻进美容室。我不在意，继续干活儿。一会儿，小戴来了，进门儿就大叫，哟哟，菊儿姐一来，店里大变样儿！小张、小余，你们都出来，这是菊儿姐，有空儿你们教教她美容美发。两个女孩儿看都不看我一眼。小戴向我介绍这两外地女孩儿，一个叫张丽，一个叫余欣。

我心里明镜似的，想让她们带我玩儿，除非猪上树。果然，她们在里屋给客人美容，回头瞅见我在门口看，脚跟儿往后一踹——砰！门就关严实了。

我对门板发誓：要不超过你们俩，我爬着走！

下班后，我一个人沿着马路乱走，四处寻找美容美发店。来到一家店门前，刚停下车，里边就飘出两个姑娘。姐，做个美容吧！一问价钱，吓一跳。姐，你办张卡吧，能便宜。我咬咬牙，掏出300，办了一张卡。

姐，躺下吧！一个女孩儿侍候我躺下。头一碰枕头，眼就睁不开。我使劲儿掐大腿，不让自己睡着。女孩儿的手在我脸上轻柔起伏，像弹琴一样。我的心跟她的轻柔一起跳动。在舒美的享受中，想起自己经过的风雨受过的罪，想起睡在人家床上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已经活了100多岁。很苦，很累，很多余。女孩儿说，姐，你怎么哭了？我急忙抹去泪，你做得太好



## 菊儿的梦

□李迪

了，姐都困了。这个女孩儿的手法真好，我暗中记住，脑门儿怎么按，颧骨怎么按。脸舒服了，腿疼得要命。回家一看，被自己掐成了紫茄子。几次做下来，一张卡用完了，我另换一家美容店。美容师的手法都不一样，有的画圈儿，有的画八字儿。也有不行的，就知道使劲儿按。脑瓜不是木瓜，疼哪！

体会了，收获了，穴位挂图也买了。接下来，要跟着感觉动手练。可是，没有客人怎么练？我抱着脑袋苦想，忽然觉得脑袋像个球。对，买个球练。兴致勃勃跑到商店，左挑右挑不称心。卖球的问，你要干什么呀？我说了想法，卖球的笑得变了形儿，那就买个排球胆吧，吹个半饱儿。画上鼻子眉眼。

我买了个排球胆，画上鼻子眉眼儿。一试，还真行。我对球胆说，美女，你躺下吧。球胆同意了。我又说，您给我机会，让我为您服务。您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球胆听了美滋滋的。这句话，我琢磨了好久。以后自己开了店，我要写得大大的挂在墙上。

球胆安详了。我上手了。画圈儿，提拉，上下捻。怎么样？还行吗？我轻声问。球胆没出声。它已经睡着了。画八字儿，捏，点穴……

球胆陪着我。月光照着我。十几天下来，手指练成面条儿，球胆画成张飞。  
有一天，我去看小石头，用手一抱，哎哟，小屁股又滑又软，圆溜溜的，还分两瓣儿。这不就是脸吗？我就在孩子的屁股上练起来。老太太说，嘿，嘿，你干吗呢？我说，练美容呢。老太太一瞪眼，没听说过，挺好的孩子，再让你给练出痔疮来！阿弥陀佛！

我在家不管练到晚上几点，照常第一个上班。做好卫生，又把两个女孩儿要用的水打好，工具摆好。中午，我去给她俩打饭，让她们趁热吃。心想，感动天，感动地，总有一天能感动她们。我的心思白费了。她们的客人来了，砰！门又关了。

什么时候我也有个客人呢？活人！第一个客人会是什么样呢？是主流美女，还是相貌平常？我常常这样想到累。可是，万万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客人竟然是个秃顶小老头儿！

这小老头儿，70多岁，穿一大裤衩，吊一大背心，捂一大口罩。几根白发像老黄瓜刺。拄着个拐棍儿，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进来了。我洗头！口罩后发出含糊不清的指令。两个女孩儿手上都没活儿，谁也不挪窝儿，把老头儿晒那儿了。我看不过去，笑着迎上去，叔叔，我给你洗吧！老头儿说，行啊。我说，我是学徒的。老头儿瞪大金鱼眼，啊？我是学徒的？我说是啊，我洗得不好，但我会认真给您洗！行！老头儿坐下了。

他稳当了，我却手忙脚乱，特兴奋也特着急。结果，没拿毛巾，没围围裙，上去就把洗发水拿手里了。这才想起来，我的球胆奶奶，光跟您练美容了，没练洗发啊。怎么办？横竖就是它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按住老头儿，就往他头上倒洗发水。一倒，哗——洒了他一身。光脑瓜儿根本兜不住洗发水。

哎哟，老头儿叫起来，你这是干吗啊？  
哈哈！张丽和余欣都笑起来。我真想上去踹她们。但我没那样做，自己踹了自己一脚，左脚踹右脚。我说，叔叔，对不起，我跟你说了，我是学徒的。您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希望您原谅我。您给我机会，让我为您服务。您给我时间，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

老头儿一听，乐了，姑娘，你可真会说。

沉默。

还是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难道这是永远的沉默？

“老宅”不大，除了那道大门，不再有其他的

窗户和门，也没有天窗，连墙上都找不着缝隙。

没有了一切光源，没有阳光，没有月华，却是通

透地亮，光线从角落传来，又从墙上洒下，屋顶

射下，地面升起，绝对地无法入眼。我不乐意于

观察研究里面的一切恍若28世纪的高级设备。

这些光从哪来，整个立方体的电从何来，也就一

起当作个谜好了。可是，声音是从哪里扑向我的？

“我只存在于无形。人类会毁了一切。”

疯子与傻子的话永远是没有逻辑的。他究竟

是谁？真面目何在？这是肉体与灵魂的对话？

身与魂互逆了。魂与魂交换了。我的肉体与我的

## 荒芜之间

□盘随云

灵魂与他的灵魂及他的肉体形式，成就了转换。

没有任何自主科技的年代，一切都很难。我们兵团肩负着开发西部荒山的重要使命。“这是国家派给我们的任务，无论怎样都得完成。这是命令！”我们没有任何先进设备，只能用残留着战争硝烟的军用机械，而我们的最终任务，却是在没有人烟的荒芜的西南山区，从村庄出发，建立乡镇，再建起城市。

西南部的这片山并不属高原，也不是盆地，比较近似于江南的丘陵却又不那么绵延柔美，而是在密密麻麻的绿色中显出了一种灰色的刚硬，它似乎从骨子里在对你说，“能征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这片山只有骨头，没有血肉，感受不到自然的生机与诗意，林中的猿啼和鸦鸣只让人觉得揪心的颓败和荒凉；溪水澄澈，却从底一凉而下，山风都厌倦了没用的拍打。没有直插云霄的奇峰，没有被阳光照得黢黯的怪石，惟有突兀的冷和醒目的凉。在两座连在一起、毫无特色的石山之下，是空的，小溪到此戛然而止，再多的河水到此儿也消失了。

一个山洞敞开着。我所在的地质队受命勘测这片大山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它开发利用。通常山洞里会有不可预知的宝藏，或可发现重要的地质资源，更何况，这片山被叫作“金石”，分明是暗示里头有金子和矿石。于是我们笑纳了这个大礼物——真不知我们是走进

去的还是被山洞吸进去的。上下都是岩石，前面是岩石，后面也是。本应从岩缝里钻出的坚韧不拔的傲草，也因毫无阳光而退缩隐匿。已经向里走了近100米了，没有任何生灵，只有岩石。荒芜，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不可能再找个连细菌都不肯生长的荒芜之地了。氧气是充足的，但呼吸却困难起来。这是水平的岩洞，不用攀爬摸索，又因其足够的直径，也不用贴着地。岩石如平地，没有凸起和任何植物的枝干，所以不用担心被绊倒。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宝藏或珍贵矿物。低效手电筒的光扫过，没有水滴下的岩洞，没有植被的岩洞，没有生物

的岩洞，光滑的岩洞。怎么会如此光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越来越光滑，这不是个洞——是个圆，一个几何学中的圆，经过人类千锤万凿也不可能形成的山洞中的圆，隧道都没这般光滑的圆。“嘿——喂——”听不到任何声音，连回声都没有。不由自主地，我们立在了圆的底部。我们都意识到了，这里不会有宝藏，只有……

地质队员的噩梦从来不是资金的缺乏和设备的简陋——因为国家的任务是光荣的，没有设备是可以徒手劳作的——而是在进入噩梦之后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噩梦。“往前走啊，怕了？当初怎么进的地质勘测队？当时怎么立的誓言？无畏不惧？”没有一个队员回答队长的怒吼。阴沉的脸上写满了不屑与愤慨，不屑于这个山洞中一切的危险，愤慨于我们的胆怯：“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山洞，从山洞的尽头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人类可以战胜一切——一切动物植物，一切困难艰险，一切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的！尽管我们只有手，只有身体，但我们依然可以将这一切打败！必定打败！人定胜天！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往前走，走出去，把这荒芜的一片地占领、征服，开拓出我们自己的城镇！把这荒凉的一切改变！”沉默回答了队长。谁知道什么，走出去还有多远。但人人知道，只要后退，我们仅需重新走300米就可以看到林间的阳光，就可以就地扎营用餐，再去其他地区勘探。每个队员都想说：“何必非要把这个岩洞搞清楚？这次来又不是为了这个山洞！”

手电筒还是继续扫射。光从黑暗的筒内部传递给外面的黑暗，赋予这黑暗以一瞬间的光明和温暖，而光明和温暖碰到岩壁后，又被黑暗与寒冷击打回来，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没有宝藏，只有恶兽。这么光滑的大圆洞，只有体型巨大的蛇形物种年年月月的穿梭爬行才能完工——曾经学的生物常识指点了我。而且显然，它正等着我们呢。从没听过狼这么嚎过，也没有狮子这

啊。我说，毛主席说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他还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廖京说，现在哪儿还有工人阶级啊，全改农民工啦。得，我成全你。

没想到，第二天廖京就来店里了。戴老板，咱们现在就过钱。小戴一听都傻了。我也傻了。想不到幸福来得这么快。小戴跳着脚说，我，我，先去打工。合同，廖京问我，他是结巴啊？我说，哪儿啊，他美得不下巴脱掉了。

廖京掏出一大堆钱，姐，你先数数。哎哟，我头一回数这么多钱，手指头都弯不过来了，老数错。还是小戴回来解了围，从我手里接过钱，哗哗哗，捻得像小燕子飞。5万！他叫着，声音都变成太监了。

合同打得特正规，廖京拿笔签了字。小戴在合同背后写了一个收条——

今收到菊儿姐人民币5万元整。

我一看，哎哟，钱成我给的了嘛？小戴拿着钱，大嘴咧到耳根儿，走，我请客。我对廖京说，咱姐弟不是也得签合同啊？廖京说，对，对。他在收条后边接着写——

自交钱之日起，梦安莎转给廖京。廖京委托菊儿姐经营。菊儿姐每月向廖京交1万元。交满5万元后，每月交盈利部分的6成。

我一看，小葱拌豆腐。要过笔，签了字。前后不到半点钟，梦安莎易主，改姓廖了。我呢，借鸡下蛋，摇身一变当了老板。张丽和余欣彻底傻了。她们没想到，这个被她们欺负的老女人，竟然是潜伏的接收大员。我瞪她们一眼，俩人的眼圈儿立马红了。特别是张丽说话要哭。我知道，她怀了3个月身孕。突然失去工作，凄凉可想而知。我说，今天梦安莎易主，停业半天。有什么话，明天来了再说。

回到家，我一夜没睡。什么时候梦安莎才能真正归了我？第二天，我一大早来到店里，想不到两个女孩儿来得更早，卫生也打扫了。见我来了，迎着我叫，菊儿姐，你来了！

我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两个多月，我第一次听到她们这样叫。

我一手拉着一个，让她们坐下。姐先问问你们，想留还是想走？俩人都低下头。张丽小声说，姐，你要我们吗？我拍拍她脑袋，傻妹妹，怎么不要呢？以前你们对我不好，我不怪你们，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姐不是那样的人。咱们都是女人，出来是为糊口，为孩子，都不是。就说张丽吧，姐知道你怀孕了，你在这儿剪头，老客人认你，换地方客人不认你。你没客人，老板两天就开了你。你拿什么养孩子？还有，你染发碰的是化学品，对孩子不好。姐再学学染发，就不让你染了。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你们不愿意教姐，姐省下饭钱到别家偷着学。学完了，买个球胆画上鼻子眉眼儿……

哇的一声，两个女孩儿都哭了。我的眼泪也跟着下来。3个女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久，恨不得把一辈子的泪都哭干。

哭完了，我说，咱们姐妹3人，没高低贵贱，今儿哭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有饭同吃，有活儿同干。以前你们每月1500，我再给加200。余欣，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也叫来，一边学手艺，一边给大家做做饭。咱们别在外面买饭了，省下的钱我再搭点上儿，就够她工资了。

两个女孩儿又哭了。

就这样，我把座右铭大大地挂在墙上，风风火火地干起来。第一个月下来，流水就有3万多，连我自己都不信。廖京更是乐得鲜花开，姐，我知道你行！  
时间不长，我又开了一个店。  
有了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眼下还有多少人漂在北京没工作？别说多少个店了，我还要开更多的店，让愿意的人就业，给需要的人帮助。

这是我的美梦。



很多人喜欢我国的西南方，因为这儿的山水美如画天，我常常很庆幸生在画中，长在画中。我居住在一个山谷小城，山峦从八方拔地而起——好像这片开阔而平缓的土地就是为了这座小城镇而留下的，又好似这座山峰就是为了保护这座小城镇而挺拔的。瀑布从山上流淌而下，推动了溪水，也推动了鱼群，可谁说不是鱼在带着水漂流？空中，又是燕雀衔着彩霞舞蹈。池中，那是白鹭扇动着绿洲。

不过很可惜，这些都是祖父母一辈的乡人所述，除了几座城外的大山，其余的我一概没见过。我住在城西的一条小沟旁，每天在公寓楼上面对着一个盆地式摩登小城。我在住所正前方满地落英的小园中耍了3年，那时我家还是栋平房，园中香径还是野草漫漫。后园开始了俯视图小园。后来，可以俯瞰灯火广场，又可以眺望车水马龙，远望柏油水泥路。处处变迁，惟独与家隔着一个园子、一条马路、一座广场的一栋“老宅”，从未被搬弄过，杂草与老藤匿藏了宅院。我想，这个时代，会有人知晓那草藤之中建筑的形状与结构，更没人清楚里头头居着谁。

相传，那是许久前某个神仙或精灵来世间的“下榻”之所，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神灵，也没有人走进过这个“客栈”。伊始，或许是汉朝，或许更远，古人曾试图敲开老宅的大门，可只有敲门之声进入宅院，却没有脚步窸窣和开门之音传出。这是一扇没有锁的大门，从门外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插撬的缝隙，只有上下一轮“红日”，一轮“明月”，那是赤珠刻出的天阙，还有白玉雕成的桃源，想必是日月相见的浓缩，天地合一的精华，如果不是仙人下凡来世，还会有谁能享得起这建筑杰作？门上的两把门环谁也拉不开。坊间传说，“曾有一小崽从树藤爬上了高墙，却什么也没看到，3天后，莫名猝死”，以此告诫人们不要打扰精灵，不要亵渎神仙及其住所，否则将受到上天惩罚。但谁又被说那个看似顽皮实则灵气惊人的孩子不是被神仙叫去当了小仙童呢？不过，倒是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打破门而入的主意了。门前的榕树，宅院四周的野草，笼罩着它的野藤，随着时间，将老宅深深地隐藏，就连这连座建筑外墙的颜色都已模糊了。但奇怪的是，那扇日月之门，却不被任何植物覆盖：所有的枝干、藤蔓在碰到门之前都做出了90°角转弯的高难度动作，恰好绕开了大门，使那扇门就好像即将打开，要射出无限光芒。但那似乎是永远的遐想。

无论如何，每天都得与老宅打个照面。即使不下楼，也不得不在发愣时透过书房的落地窗与那个“羞涩的宅院”对下眼神，算是寒暄吧。也许是“日久生情”，也许因为天天面对着它，便想去近距离接触一下这宅子。两天前，我竟独自走向了它。那时，我真不知道3天后会发生什么，是受惩罚，还是去做仙童。也不清楚我该怎样面对那扇净洁之门。但我就在不知不觉间穿过了

马路，又过了一条小沟。小沟在此汇成了小池，里头混不见鱼，浊不见草，却能清晰澄澈倒映出大榕树的芳颜，不知是水异，还是树丽。

天宫，桃源，圆盘，门环，净门，面对着它们，呆呆地，一个人。

打开它？是啊是啊，如果我大喊两声“开门”，它就洞开，那就捧杯了！我喊了。灵异神奇事件终究不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我没有任何办法。那就触摸一下这道门，还有天阙和桃花源，接收点灵气。不经意间，我竟拨弄到了那盘天阙，它随即发生了偏转。我用手继续沿着它旋转的方向顺时针地将圆盘转动，当天宫完成180°旋转后，我听到了清脆的一声，是宫完成了卡锁，这个圆盘被锁住了，已经没有办法用外力再将它推动。奇怪的是，在天宫旋转至卡锁后，它在门里的方位发生了改变：从门中间的上方运动到了正中。可倒置的天阙却没有看出是什么图案。还有桃源，顺时针方向转动它，纹丝不动。反方向逆时针旋转半个圆，清脆的一响，卡锁，上升。这是绝对对的反物理，倒置天阙的底部与倒置桃花源的顶部居然在同一个平面内重叠了，还巧妙地构成了又一幅新的图案。这幅图我很熟悉，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两个上一下的圆，在中间结合而成为一个同样大小不同图案的新圆，再转动新圆，没有任何作用。到此刻，我只是完成了天与地的集结，并没有打开这道封闭的门。我走到大门的侧方，想观察圆盘的侧面有些什么标记或提示，看到的却是10公分的间隙——门与圆盘之间，是10公分的间隙，被短棒连接着。我再次面对圆盘，将它向宅子里推去，动了！从10到1，到0，圆盘与门结合了。是什么东西掉落的声音，随之而来，门大开了。这是一道两侧开的大门，但圆盘却没有被一分为二，而是消失了。当然这都没有必要提起，关键是，宅子里面的一切。

四合院，别墅，排屋，木房，草宅，还是砖垒？小仙童，神仙，老人，怪才，反人类，还是尸体？

没有一道从深处射出的光，没有躺在藤椅上的悠然的人或“神”，没有小桥流水，没有悲寂冷泉。不是人家，不是客栈，不是四合院，不是……

不老。非宅。

崭新的，充满工业化的科技的，现代化立方体，只不过被掩盖在了树藤之间。天宫与桃源不过是门面，“宅”中又何曾是过“清都紫微”，又何曾有过“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地面没有一丝尘埃，却不感到干净，只是空前的新。不会再有其他的形容词了。

“我是谁？”灯红酒绿间，一个声音出现了，通过扩音器响彻立方体。

“我”不是我，又是‘我’。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什么我与什么‘我’，但当时就用这么哲学的话语回答了。

